

## 桥边茶馆

桥边茶馆毁于五十年前的一场大火之中。那个每天吞噬大量谷糠的老虎灶，那些包着蓝布的鹤嘴水壶，还有许多年代各异的结满污垢的杯碟茶具现在早已无处可寻，香椿树街的人们只记得桥边茶馆特殊的外观，三壁长窗，一面临街，一面枕河，一面傍着小石桥，长窗的上方便是由锯齿形木板缀接的楼壁，是漆成赭红色的。从前年盛卿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从石桥上走过碰巧就能见到他，看见他倚坐在楼窗前读报纸，他的苍白枯瘦的脸几乎贴住了报纸，你会注意到年盛卿耳朵上戴了两只古怪的布套子，是用灰灯芯绒塞了棉花缝制的耳朵套子。假如你见多了这种东西或许就不觉得古怪了，只是一些年幼的孩童往往被年盛卿的背影吓了一跳，慌慌张张地跑上桥去问他们的母亲，茶馆楼上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人还是熊？

一年四季茶客盈门，桥边茶馆的生意一直是很红火的。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，年盛卿的女人腊梅花独挡茶馆门面。茶客们很少有知道腊梅花的姓名和年龄的，都跟着别人这么喊她，腊梅花，泡一壶新茶来，腊梅花，我走了，明天再来。腊梅花是续弦。年盛卿娶过两个妻子，一个过门没几天，回娘家的时候过铁路给火车撞死了。第二个做了茶馆老板娘，很贤惠也很灵巧，但肚皮慢慢地凸出来，起初人们都以为是怀孕，后来听说不是怀孕，是肚子里长出一个大瘤子。第二任老板娘做了手术后就没能走出市立医院。年盛卿的婚姻出现过很大的空白，在那段失去女人的短暂的鳏夫生涯中，他从一个油滑的满嘴脏话的茶馆主人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沉默的郁郁寡欢的男人。茶客们记得有一天当他们在议论女人乳房形状时，年盛卿突然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窗前来回踱步，我受不了啦，我不要听，我要找样东西把耳朵堵住。年盛卿在盛放茶叶具的柜子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，最后匆匆地跑到楼上。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耳朵上已经戴了那副灰灯芯绒的耳朵套子，茶馆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而年盛卿若无其事地走到老虎灶旁，用木勺把大铁锅里的沸水舀进鹤嘴壶里，人们难以忘记他当时的表情，我不要听，我不想听了，年盛卿喃喃自语，他的面部肌肉富有节律地抽搐着，眼神黯淡漠然，唇边的微笑含义不明，那恰恰是人们印象中怪人的表情。人们曾经认为怪人年盛卿将不思婚娶，但是好事的媒人又把老西门的腊梅花领到茶馆来了。那是一个夏日午后，腊梅花站在茶馆临街的长窗外，穿一件红花白底旗袍，衣襟上别着两朵白兰花，她朝桥边茶馆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地巡望着，一双杏眼顾盼生辉。而年盛卿也把头探到窗外，朝外面的女人望了一望，神情木然。媒人说，怎么样？年盛卿说，什么怎么样？看见了，是个女的。媒人又说，你再看一眼，长得多漂亮，配你是配得上的。年盛卿的头便再次探出去，朝外面再望了一望，他说，是漂亮，配我配得上。媒人急切地说，到底怎么样？年盛卿捂着他的耳朵套子呆呆地想了一会儿，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莫名其妙的笑声，随便，我随便，他对媒人说，反正我戴着耳朵套子。

腊梅花做了茶馆的老板娘，她后来坦率地向熟识的茶客披露她的心迹，我哪儿是看上那个怪物？我是看上了这个茶馆。腊梅花说，你们不知道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就是爱热闹，爹娘从小就骂我，说我多嘴多舌喜欢往人前凑，以后嫁到茶馆里去吧，哈哈，没想到让他们说中了，真的嫁到茶馆里去啦。有人居心叵测地问腊梅花，都说年盛卿命硬克妻，你就不怕他再克了你？腊梅花莞尔一笑，挥了挥手说，他克妻，我克夫，到底谁克谁还不知道呢？

茶客们说年盛卿是个怪物，腊梅花却是一个天生的近乎楷模的茶馆老板娘，风骚、直爽，舌头与嘴唇永远都在跑动，这么可爱的茶馆老板娘上哪儿去找呢？从前那些水汽弥漫茶香浮动的日子，懒散而享乐的茶客们在桥边茶馆里济济一堂，听一男一女两个过气的评弹艺人拍响惊堂木，一把月琴一把琵琶，《长生堂》或者《林冲夜奔》，暗哑的嗓音失却了华丽和高亢，却保留着柔婉的韵味。茶客们在击节赞叹之余注意到年盛卿夫妇不同的表现，原先酷爱评弹的年盛卿看来真的仇视任何声音了，他戴着耳朵套子坐在角落里读报纸，他指着报纸对腊梅花说，又死了人，京广铁路火车出轨，死了三百多人。腊梅花却听不见男人的声音，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两个评弹艺人——主要是盯住那个张先生，忽然亮了，忽然又黯淡了。最后她的目光便像一泓多情的秋水泼在张先生脸上了。你唱得多好，我的心都碎了。

腊梅花扯住张先生的长袍说，以后天天来吧，我们这里出得起钱的。张先生大概是见惯了这种老板娘的，他朝腊梅花作了个揖说，多谢老板娘的捧场，腊梅花等着他的下文，张先生却不说话了，只是轻抱双拳，又朝她作一个揖。背着月琴笑盈盈地离去了。腊梅花倚门眺望两个艺人的背影，嘴里哗哗剥剥地咬着她的手指甲，涂过蔻丹的红指甲咬断了好几片，腊梅花突然醒过神来，让他们天天来还不肯，搭的什么架子？腊梅花怅然地问一个老茶客，张先生怕我们付不出钱吗？那个老茶客似乎深谙艺人之道，他说，不是钱的事，是面子上的事，这种过气的艺人跑茶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他们要钱也要面子，来是会来的，就是不会天天都来。腊梅花恍然大悟，嗤嗤地笑着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，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呀？

腊梅花就是那种无所掩藏的女人，所以那年春天她对张先生的迷恋被茶客们广泛地察觉，在一礼拜一次的堂会上，腊梅花看张先生，张先生看他的女搭档，女搭档看茶客们，茶客们则忍不住会瞟一眼坐在角落里读报的年盛卿，年盛卿仍然戴着耳朵套子，读他的报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茶客们一时难以判断这个怪人对腊梅花的春心是否有所察觉。事情就是在月琴和琵琶声中慢慢萌芽的，茶客们当时预感到会有一件风流韵事发生在眼皮底下，但他们万万想不到它的结局竟然是那场可怕的大火。

张先生的女搭档有一天带着一个陌生的青年来到茶馆，腊梅花觉得奇怪，她问女艺人，张先生怎么不来？女艺人说，他嗓子破了，不能出来唱了。腊梅花心里咯噔一下，手指便又伸到牙齿间咬着，张先生不来这评弹还怎么听？腊梅花突然斜睨着女艺人说，你这种搭档也够狠心的，人家嗓子一破你就把他丢下了，找这么个小搭档，坐在一起也不配呀。女艺人听腊梅花话说得很难听，脸便沉了下来，莫名其妙，我走码头多少年第一次碰到你这种老板，女艺人冷笑着说，听不听随你便，轮不到你来教我怎么做，小田，不唱了，我们走。女艺人拉着他的新搭档走出几步，突然又回过头捏着嗓子说，好一个多情多义的老板娘，你爱听张先生干脆把他包下吧。腊梅花倚门而立，半怒半怨地回味着女艺人最后那句话。包就包，我又不是包不起。过了一会儿茶客们听见腊梅花这么回敬了女艺人。腊梅花将一片粉红的指甲狠狠地扔在地上。说到做到，腊梅花就是这种女人。人们记得腊梅花为此三顾茅庐的经历。前两次自然都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，老茶客们看着腊梅花伤心的样子都爱怜交加，劝她道，腊梅花你省了这份心吧，人家张先生虽然落魄，面子却要讲的，那小张调以前也唱红过的，人家怎么肯到茶馆来吃软饭？腊梅花立刻柳眉斜飞，说，满嘴喷粪，什么吃软饭？我又不要养他的人，我只要养他的嗓子，我就是迷他的嗓子！老茶客们窃笑着，又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说，你要养他也说得通，就怕年盛卿不肯养哦。腊梅花这时鄙夷地笑了一声，她说，我才不管他呢，他反正戴着耳朵套子。

腊梅花说到做到，六月的一天，她终于把张先生请到茶馆里来了。人们看见一辆黄包车停在茶馆门口，腊梅花拎着一口皮箱欢欢喜喜地下了车，她冲进茶馆对里面的茶客们高声嚷道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把谁请来了？茶客们果然睁大了眼睛，看着张先生怀抱琴套走进了茶馆，张先生朝熟识的人点头作揖，右手大拇指优雅地翘起来，指了指他的喉咙，张先生没说话，但别人都明白他的手势，那意思非常明显：我的嗓子破了，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的嗓子破了。张先生客居茶馆楼上的日子其实很短暂，他是个很随和的人，坐在临河的窗前喝一壶茶，一边眺望河上风景一边对谈天说地的茶客点头微笑，茶客们都知道他在养嗓子，不能随便出声，也就克制住和他攀谈的欲望。他们当然会观察年盛卿对客人的反应，可惜年盛卿一如既往地坐在角落里读报，灰灯芯绒耳朵套牢牢地包住了他神秘的耳朵，有人对他喊，年盛卿该把那套子摘掉了，小心捂出痂子。对于这种尖利嘈杂的声音年盛卿极其厌恶，他用谴责的目光诘问那些高声喧哗的人，吵什么？吵死人了，我上楼去看。年盛卿这么抗议着挟上报纸到楼上去了。总是腊梅花独挡茶馆门面，不管年盛卿在楼上还是楼下。腊梅花在老虎灶的小锅里熬一种草药，她用一把铁勺快乐地敲击着锅沿说，这帖药专治倒嗓，再喝上几天，张先生就可以吊嗓了，再过几天，你们大家就竖起狗耳朵，听张先生的小张调吧。香椿树街总有些好事之徒，对于眼皮底下所有暧昧的男女关系急于打探，张先生客居茶馆的某个深夜，有人竟然像壁虎似地爬到茶馆的漏雨管上，听楼上两个房间的动静，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张先生在厢房里循规蹈矩地睡着，茶馆夫妇也同房睡着，偷窥者唯一的收获是发现

茶馆夫妇同房不同床，男的女的各睡各的床。

夜里的茶馆无可挑剔，有一天清晨茶馆却有了动静，梦中的人们猛然听见茶馆方向传来一声凄美高亢的评弹唱腔：

一把火烧了马料场林教头是怨恨满腔

人们说是张先生在吊嗓了，张先生的嗓子快好了，当时谁也没想到茶馆之灾竟是由张先生的吊嗓引起的。他太吵了，我要读报，我受不了这么刺耳的声音。让他别唱了，让他停住。年盛卿说。

你不是戴着耳朵套子吗？腊梅花说。

耳朵套子也堵不住了，他的声音太吵，直往我脑子里钻，快去，快让他停住。年盛卿说。

不停，我要让他唱，要不然我就闷死了，我跟着你已经闷得半死不活了，让他唱，你不觉得那小张调很好听吗？腊梅花说。吵死我了，我让他住在这儿，可我不准他这么吵我，我的头快炸开了，让他停住，你不去我去。年盛卿说。你敢去，你真的要去？腊梅花一个箭步扑上去堵住了男人，她的脸突然艳若桃花，你要是敢去我就敢宰了你，腊梅花咬牙切齿地说，怪物####你是个活死人，我可是个大活人，你不要听我要听。我让他住在这儿，可我要他安安静静，我不要他在这儿吊嗓。年盛卿执拗地甩开女人往门外撞，他说，我让他马上停住，马上停住。腊梅花追上一步，再次用身体堵住年盛卿，她的杏眼里火光熠熠，火光停在年盛卿的耳朵套子上燃烧了一会儿，腊梅花猛地伸手撕下一只耳朵套子，吵——死——你，腊梅花紧接着就发出了那声刺破天空的狂叫。

年盛卿下意识地蹲下去捂住了他的耳朵，而厢房里的张先生以及邻近的街坊都听见了腊梅花的那声狂叫。张先生抱着琴出来问，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腊梅花却对张先生莞尔一笑，没出什么事，你去吊你的嗓吧。

早晨五点钟茶馆开张，第一批茶客一进门就注意到年盛卿仓皇可怜的样子，他的耳朵套子裂开了一个口子，面色灰白，瘦弱的身子时不时地打一个冷战，有人上前拍他的肩问，是不是病了？年盛卿摇着头，指着楼上说，是那声音，我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啦。人们侧耳倾听，听见的是张先生吊嗓的最后的余音：一把火烧了马料场，林教头是怨恨满腔。茶客说，唱的是《林冲夜奔》，你原先最喜欢的呀。年盛卿仍然摇着头，他说，不是林冲，是我年盛卿怨恨满腔。年盛卿那天很反常，茶客们却都忽略了他，其实他一整天都木然地坐在楼梯上，没有拾起邮差送来的报纸。人们的注意力一向都是集中在腊梅花身上的，腊梅花那天不知在骂谁：嚼他的狗舌头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老娘从来不偷汉子，让他烂了那条狗舌头！茶馆的特殊客人张先生更是令人瞩目，那天他兴致很高，向茶客们娓娓叙述他艺人生涯中最风光的时刻。只有一个老茶客记得年盛卿那天也唱了一曲评弹，他作为一个资深票友将《林冲夜奔》唱得有板有眼，轻柔而韵味十足，只是年盛卿将唱词改得很滑稽：一把火烧了老茶馆，年盛卿是怨恨满腔。据说年盛卿纵火之前是向腊梅花下过最后通牒的，那天凌晨时分他叫醒了腊梅花，问，张先生等会还吊不吊嗓？腊梅花睡眼朦胧地回答道，吊，怎么不吊？吵死了你拉倒。年盛卿在她床边走了一圈说，那好，那我把茶馆烧了，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吊嗓啦。腊梅花以为那是威胁，恶声恶气地说，你吓唬谁？茶馆是你年家的祖传，烧就烧，谁心疼？年盛卿说，我心疼，可我只能烧了它，烧了就安静了。年盛卿到床底拖出一桶火油，他想起了什么，又去拽腊梅花的毯子，马上要着火了，你听见我敲脸盆就该逃了，他说，我不想伤人。腊梅花仍然未加警觉。她骂着说，你去烧好了，怪物，别来搅我的好梦，烧吧，你吓唬谁？

#### 桥边茶馆1.txt294

年盛卿又去厢房敲门，他对着房门喊，张先生快醒醒，马上要着火了，你听见敲脸盆就逃，我可不想伤你，我只想让你到别处去吊嗓。张先生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，年盛卿已经走下楼梯了。他听见楼下杂乱地响动了一番，后来便响起了火苗吞木的脆亮的声音，然后就是一只铜盆当档地敲响了，张先生终于猛醒，他提上月琴就往楼下冲，楼梯上已是一片火海，张先生急中生智又跑到厢房打开了临河的窗户，纵身一跳，张先生因此是从河里爬上来逃生的。

香椿树街的人们赶到茶馆门前已经晚了，那些水桶和盆器对火势都已无济于事，隔壁肉店的人一边捶胸顿足一边庆幸风向朝南，火舌涌到石桥上去了，否则半条香椿树街都要遭殃。人们看见年盛卿瘫坐在地上敲击一只铜盆，年盛卿泪流满面地向众人倾诉，我不想烧茶馆，不想烧着人，我就想让他们别来吵我，愤怒的街坊邻居朝年盛卿吐着唾沫，他们看见年盛卿的耳朵套子被火燎出两个洞，露出了那双可恶的乳白色的耳朵。那是五十年前的一场大火了，我们直到现在仍然回味着那场火，因为它吞噬了一个名叫腊梅花的女人，也因为它的毁灭了我们街上最奇妙的地方，那个桥边茶馆。街上从此流行一种奇怪的俗谚：别吵了，再吵年盛卿要来放火啦！